

> 世相

一碗米线

□ 胥春云

一碗米线是云南人的日常,是每天的早点,是夜晚狂欢后的抚慰,也是儿时的期盼,是一份浓浓的乡愁。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小学到初中,多数时候,我们是吃不起早点的。偶尔,能在锅里抓一把剩饭当早点,那还是要有剩饭的时候。很多时候,锅里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时,我非常期盼能吃上一碗美味的米线,非常期盼六一儿童节、五四青年节的到来。节日当天,父母会从箱底拿出两毛或五毛钱,作为节日经费给我们,我可以去镇上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或麻辣鲜香的凉米线。那时正是长身体的年纪,一碗米线是喂不饱饥肠辘辘的我们的,我一定会把碗底的汤舔得干干净净,那种舌头掠过碗沿、扫荡完汤汁的滋味,让我现在都回味无穷。

那时,我非常羡慕每天都可以吃一碗米线的人,那一般是小镇上的医生、老师和干部。我每天路过米线店,都可以看见他们点了米线,悠然自得地吃着米线。因此,我打起精神,发奋读书,希望通过读书实现每

天可以吃上早点的卑微理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如愿考上中专。学校按照政策发早点票、饭票、菜票,我终于吃上早点了。早点有稀饭、油条、馒头、米线,种类比较丰富。食堂的大师傅按照分量抓米线,浇上一点麻辣酱,大厅里有两个盛满汤的大桶,由学生自己打汤。来得早的同学,可以打到桶里热乎乎的漂汤油,让米线非常美味,而到最后的同学,只能舀到底部的汤,没有多少油星了。于是,计划吃米线的那天,学校起床号一响,我便拿了碗向食堂冲。

那时,能吃一碗米线也是大多数乡村人的幸福期盼。我还深深地记得,村里一位小伙去县城回来后,绘声绘色地描述国营饭店的大碗米线。“那么大一碗,里面配料多到数不清,吃得撑撑的。”他用两只手臂环抱比划着。我则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将来有钱,一定去吃一次国营饭店的大碗米线。

参加工作后,每天早上吃一碗米线,成了我的日常,算是实现了上不了台面的人生理想。人到中年,在县

城有稳定工作的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窘迫的自己,想起吃一碗米线的卑微理想。以致于,和亲友一起吃米线时,我便经常抢着付钱。

一天,我照例走进早点店,点了一碗米线。正要扫码付款,身边有声音传来:“嫂子,早点钱我付了。”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子和我打招呼。我脑子里搜索着这个人,看着他很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他叫什么,是哪里人。但他已经抢先付了钱,我只好礼节性地打招呼。然后端了米线,坐到他那桌,边吃边聊。至此,也才终于反应过来,是丈夫老家的人。

男子很健谈。他说,他现在在城里生活,买了房子,还在城郊租了五六亩地,种烤烟、种茉莉花、种水果,还缴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手头宽裕了,养老无忧了,想吃啥就买啥,不用看人脸色,每天早上都可以吃一碗米线,晚上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样跳广场舞啦……他眉飞色舞地描绘着。

哦,这一碗米线,依然是一个幸福的梦想呀!

> 诗苑

茉茉的花园(组诗)

□ 冉仲景

海棠燃烧

一树海棠,红得太过积极
就成了火焰,呼啦啦燃
我在八百里外被灼伤
皮焦了,肉绽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试问:你真自在了吗
倘使你心若止水
便不会纵容海棠如此疯狂
我即将灰烬。这残忍,三生有幸

跟君子兰聊天

告诉我:不释怀,你怎么开?

卸掉吧,你的姓名、血统和出身
放下因,抛却缘
日光里自修,雨水中确认
任何经历都只有一瞬
来不及感喟,更够不上追忆
至于园丁,可以是君子

更可以是一个且兰且蕙的女人

水仙花谢

谈及水仙,你语气幽微
仿佛一段音乐消逝
看似无关痛痒,总感觉有金属线反复
穿心过肺:千千丝,万万缕

你说:水仙一生被动
既无法选择瓷钵,石子,清水和日光
也不能调整存活角度
以至花谢,都不知香气去了哪里

种牡丹

为对抗贫困和荒凉,你种植牡丹

都几十年过去了,你从未开怀畅饮
也从未拥有天使的衣裙
你所憧憬的怒放,无非
一层层打开,露出蕊,献上蜜
少女时代,舌头被囚禁
戴枷的婚礼上,你怎么噙也噙不住的泪水

话语可以滋生爱,牡丹能否消灭恨

夕阳照着……

——听包美圣唱《小茉莉》

缓缓打开,悄悄释放
茉莉太小了,跟贝壳比,她记忆少些

脱下制服,换上长裙
少女时代是茉莉的英雄时代
泪水的通牒尚未送达
她执着于遗忘,又倾心于探望

请从黄昏突围,给香气以大海的野性吧
如果还有梦,就把枕头抱紧

蝴蝶兰

好好待在细茎之上,别乱飞
左侧的花瓣,已经倾斜
人世间,只有我,才会发现你的痛点

美,多么快,多么轻
双翼扇动,仍旧运不回有限的露水
命,勿需说出,亦不容回顺

暮与朝,野心将诱发咳嗽
倒春寒更加凶险,你呀,千万要稳住

> 闲话

春绿寸寸深

□ 彭晃

南风初起时,檐角垂落的冰凌开始滴水。我站在老宅的廊下,看着水滴在青石板上凿出细小的凹痕,忽然明白春天的绿原是要一寸寸浸染的。这绿不似夏的恣肆,不像秋的斑驳,它带着试探的怯意,如同砚台里新磨的松烟墨,在宣纸上慢慢洇开。

晨雾未散的田埂上,柳条是最早醒来的。那些枯褐的枝条仿佛被春风的手指点过,转瞬便抽出了鹅黄的芽苞。起先只是几点若有若无的绿影,像宣纸上晕染的水痕,待晨露在叶尖凝结成珠时,已能看清叶脉里流淌的汁液。邻家阿婆挎着竹篮来掐柳芽,说要做清明团子。她枯枝般的手指抚过新叶,让我想起去年深秋她给外孙织毛衣时,毛线团在竹筐里滚动的样子。

河岸的芦苇荡里,去年的枯茎还擎着苍白的穗子,根部的淤泥里却已冒出点点新绿。这种绿是带着腥气的,混着水藻与螺壳的气息,在波光里轻轻摇晃。渔家少年赤脚踏进浅滩,裤脚沾满苍耳与泥浆,网兜里银鳞闪烁的鲫鱼尾鳍上,竟也染着淡淡的青苔色。岸边的老榆树被雷劈过,焦黑的树洞边缘,一簇簇木耳正泛出湿润的光泽。

巷口的青砖墙缝里,苔藓像打翻的翡翠粉末,沿着砖缝蜿蜒生长。这种绿是幽暗的,却比任何植物都更执着。雨水冲刷过的墙根处,去年的爬山虎枯藤上萌出猩红的新芽,像老绣娘绣绷上跳动的丝线。墙头探出的泡桐花苞还是青白的,可若是凑近细看,会发现萼片边缘渗着淡紫,仿佛随时会流淌成一片烟霞。

惊蛰前夜,我听见瓦楞草在屋顶

簌簌抽节。这种野草总在人们不注意时攀上屋脊,细茎顶着淡绿的花穗,在月光下摇曳如雾。清晨推窗,檐角竟垂下一串碧玉似的藤蔓,叶片背面泛着银灰,像是被露水镀了层薄霜。邻院的老梨树突然开满白花,可细看花萼处还留着青涩,像是未写完的诗句。

这几日走过城郊的菜畦,发现白菜抽薹了。原本裹得严实的青白叶片突然绽开,蹿出嫩黄的菜花,菜心里渗出的汁液在阳光下宛若琥珀。更远处的水田里,新插的秧苗泛着水光,老农弯腰时,斗笠边缘滴落的水珠在秧叶间弹跳,溅起无数细碎的翡翠。

春日午后,我在老宅阁楼翻出祖父的旧书箱。樟木箱底的《王右丞集注》里夹着干枯的兰草,叶片蜷曲如古篆,可对着光看,叶脉间竟还残留

着若有若无的青痕。窗外的香樟正在换叶,旧叶纷落如雨,新生的嫩叶却是浅绛色的,要等几场雨后才会转成深碧。这时节连雨都是绿的,落在白瓷碗里,能看见细小的萍藻在涟漪中游动。

前日去山寺访梅,不料梅花已谢。禅师指着石阶缝隙让我看,只见星星点点的地钱草正在蔓延,圆润的叶片挨挨挤挤,铺成碧玉棋盘。禅房后的竹林里,新竹开始褪去白霜,竹节处隐隐现出墨痕,倒像是谁把暮春的绿又研浓了几分。

今夜有月,我在后院石桌上铺开宣纸。墨色在纸上舒展时,忽然惊觉砚池里映着天光,那抹黛色中竟也沁着竹影的青绿。风过处,晾衣绳上的青布衫轻轻晃动,投在粉墙上的影子,恍惚成了从陶渊明诗中走出的南山。



《守望》 柏俊臣 摄